

新
编

西游记



王志冲／著

- ◆ 东游记——八洞神仙
- ◆ 南游记——三眼华光
- ◆ 西游记——齐天大圣
- ◆ 北游记——如意将军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新

编

王志冲 / 著

四 游 记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四游记新编/王志冲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7-5080-5680-7

I. ①四…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58901 号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70×970 1/16 开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27.5

定 价: 3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前言

文学作品，一般说来，人物、时间、地点，理应交代得明明白白。

然而，就本书而言，要做到这点，麻烦就大了，简直毫无办法，仿佛只能含混不清。

比如《东游记》中的张果老，据说在唐朝武则天当皇帝时，已有数百岁，这倒或许还能往前推算推算；可另有一说，他是混沌初分那会儿的一只白蝙蝠。混沌，指的是宇宙形成之前一团模模糊糊的时空。乖乖！该人、该时、该地，委实说不清道不明。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大家知道，是从石头缝里迸出来的。《南游记》和《北游记》中的主人公——三眼华光和如意将军，前者为如来法堂上一朵灼灼灯花所变，后者系玉帝手中一柄白玉如意所化。啧啧啧！似乎来头不小，其实没有亲爹生母。

友情出演于《北游记》的弥勒，更了不得。他是如来佛祖的继承者，将于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后正式降临人间，所以又称未来佛。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全书自始至终，都恍兮惚兮，如梦如幻。

既然如此不真不实，为什么要看呢？

因为曲折离奇，热闹有趣，开阔视野，激活思维。

天上、人间、地府，神仙、菩萨、妖魔，仙术、法宝、神通。情节的铺陈、延展，那么胡天野地，匪夷所思，又善恶分明，爱憎分明，毫不含糊，呈露一种艺术的真实。得闲翻阅一通，去漫无边际的时空中神游，在稀奇古怪的幻境里享受，疲惫全消，身心大悦。读着中国特色鲜明的神魔小说，想象力会犹如雨后春笋，蓬蓬勃勃地生长。

闲言碎语，就此打住。请看正文：东、南、西、北。

目 录

第一卷 东游记——八洞神仙

第一回	李玄寻老君遭逢诡譎	3
第二回	无为无不为出世入世	19
第三回	岳阳吕洞宾智救牡丹	25
第四回	未当小徒孙亦师亦友	37
第五回	烈火雌雄剑捉放摩揭	49
第六回	治病须除根污血飞溅	55
第七回	国舅抛金牌如卸枷锁	64
第八回	采和与湘子巧计克敌	74
第九回	聪颖何仙姑幸会七仙	84
第十回	云游留仙踪奇迹多多	94
第十一回	八仙过东海险酿大祸	107

第二卷 南游记——三眼华光

第一回	如来弟子华光降凡尘	119
第二回	母子生离师徒巧邂逅	128
第三回	智勇双全剪除两魔怪	142
第四回	华光挥鞭邓化似陀螺	149
第五回	咎由自取睚眦伤遍体	157
第六回	忍无可忍反出南天门	168
第七回	母子相亲绿水芙蓉洞	175
第八回	金光护体夫人再遭劫	183
第九回	惺惺相惜哪吒战华光	192
第十回	救母心切三闯鬼门关	203

第十一回	融融乐乐合家永团聚	213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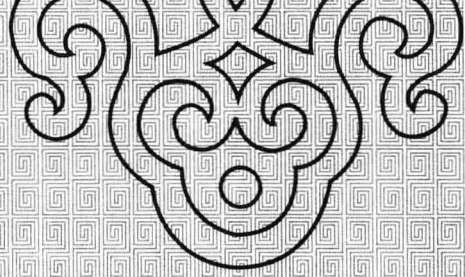
第三卷 西游记——齐天大圣

第一回	美猴王聪慧猜破哑谜	225
第二回	毫毛兵十万不同凡响	235
第三回	弼马温发怒大闹天宫	247
第四回	遵劝导专候三藏法师	258
第五回	人参果似人吓倒唐僧	264
第六回	白骨精难骗火眼金睛	275
第七回	红孩儿愿做善财童子	283
第八回	露脐衫底下丝绳喷射	292
第九回	芭蕉扇神异火灭雨飘	305
第十回	六不像师傅一只香炉	313
第十一回	成正果细思斜月三星	318

第四卷 北游记——如意将军

第一回	如意漫游天宫开眼界	327
第二回	生性顽皮天真透灵气	334
第三回	义子代帝下凡经历练	344
第四回	僧道谈笑风生启智慧	355
第五回	边关战火纷飞何时了	366
第六回	悟得无欲则刚心慈悲	373
第七回	收服铁背金鳞同巡察	379
第八回	五雷误轰善良一而再	389
第九回	四宝迭出怪招惊如意	402
第十回	财神心悦诚服获宽谅	414
第十一回	北巡屡建奇功许宏愿	4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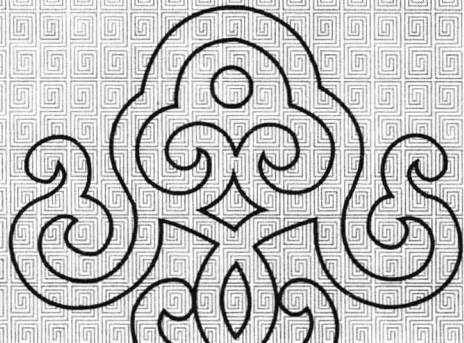
后 语	431
-----------	-----



第一卷

东游记

八洞神仙



第一回 李玄寻老君遭逢诡谲

黄昏时分，寒风如刀，将雪花吹得纷纷扬扬四处飘摇。路人稀少，行色匆匆。

街口一角，算命先生往冻僵的手上重重地哈了一口热气，准备收摊回家，忽听后面有人问道：“你就是人称张铁口的张先生吧？”“正是正是。”张铁口一边回答一边转过了头。只见来人是个三十岁左右的汉子，口方鼻直，左眉上一粒大黑痣，单衣布鞋，满脸愁苦之状，在朔风中冻得瑟瑟发抖。他发问道：“先生要测八字，还是要看面相？”那汉子递过一张纸条说：“烦劳先生为我测一测八字。”

行人见张铁口在测八字，也有围拢过来看的。张铁口接过纸条细看，不由暗暗吃一惊，闭目算了半晌，又抬头将汉子打量一番，缓缓问道：“你生平可曾碰到什么奇怪的事情？”“没有……不过去年我经商到江西，随众人去土地庙烧炷香求个吉利。可是刚一跪下，土地像就从中裂开了。老道士说是土地受不起我一拜，再追问，他就什么都不说了。”

张铁口又仔细思索了一会儿，摇摇头说：“这个八字不可测。”

那汉子惊奇地问：“我听人说，您断贵贱，言贫富，从来没有不准的，怎么今天却说我的八字没法测呢？”

张铁口说：“我测了二十多年的八字，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蹊跷的。你的八字混沌沌无贵无贱，面相虚虚实实无吉无凶，恐怕不是人间所有，像我这样浅薄的人实在无法看穿。”一边说一边把纸条还给了汉子。

那汉子一脸沮丧，排开众人，垂头丧气地走开了。他晕晕乎乎，摇摇晃晃，走开去。不知怎么的，已出了城门，到了荒凉的远



郊；又不知怎么的，茫茫雪雾中，旁侧突然出现一座孤零零的道观。那汉子正觉惊愕，道观里走出一位道长，身穿羽衣，手执拂尘，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微微点了点头，站住问道：“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如此郁郁寡欢？”

那汉子窝着满肚子苦，这时忍不住全都倒了出来：“我名叫李玄，从小生长在官宦人家，祖父、父亲都做过知府。我自幼苦读诗书，寒窗十载，自己觉得已是满腹经纶，可是考了多少年，至今都没中过。无奈之下弃文习武，也曾经追随多位有名的拳师，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痛下苦功，希望能扬名四方，但直至今日依然武艺平平。父母过世后家中更加艰难，我只好去做点买卖糊口，不料商海险恶，不到一年连本钱也蚀得精光。听说这里张铁口言出必灵，想来向他求教，不想他不仅说我的八字无法算，还说‘不是人间所有’，这不是说我连命也不长了吗？”

那道长听了哈哈一笑：“年轻人，你好糊涂！你只知道考得榜上有名可以做官审案，习武艺练绝技可以立足江湖，做买卖、赚利润可以发财致富，却不知道功名本是身外之物，钱财更有如粪土。人生一世，草木一春，富贵也仅仅是过眼烟云，古时的王侯将相、豪商大贾，现在都已化作白骨一堆。我劝你宁神息虑，参玄悟道，学习黄老之术。一旦得道，无生无死、驾云飞升、济贫除暴、造福众生，不是更有意义吗？你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何不仔细考虑一下？”

李玄听了，如同大梦初醒，立即翻身下拜说：“道长的话句句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情愿舍弃这红尘俗世，跟随您学道去。请告诉我您是谁吧。”

他抬头一看，那道长连同道观，早已不知去向，耳边却清清楚楚听到他的声音：“想学道到华山香炉峰找我，我就是太上老君……”

李玄更加感到诧异，心中却再无疑虑，立即返回故乡，变卖家产。这天，收拾停当，手执使惯的齐眉棍，走上了去华山的路。他

风餐露宿、备尝艰苦，两个月以后，终于来到了华山脚下。

登山觅路，步步前行。只见山色如黛，峰峦起伏，清脆的流水声隐约可闻，加上花红林密、碧天如洗，李玄看得心旷神怡，多日的劳累不觉清散了不少。他遇到一位老人，就问道：“老人家，请问去香炉峰怎么走？”

老人抬起头来，看了看他说道：“你莫非也是去求道访仙的？孩子，看在我这么一大把年纪的份上，听我一句劝：打消念头，回家去吧。都说太上老君的洞府在这儿，我们确实也不时听见空中传来仙乐，可毕竟谁也没有见过呀。这一年多来向我打听去香炉峰的人少说也有几十个了，都像你这样风尘仆仆的，但是都有去无回。听说，山上有老虎吃人，没遇到老虎的也过不了连接香炉峰和莲花峰的天生石桥，那石桥仅有一个巴掌宽，下面就是万丈深渊，又窄又滑，根本不是人能过去的。更可怕的是听说还出了妖怪。前几天上来的一个小伙子在林子里被人发现时已经吓得什么都不知道，只是不停地重复地喊‘妖怪，妖怪……’。这样可怕的地方，去了有什么意思呢？不如在我们这靠山村住几天，回家去吧。”

李玄说：“老人家，人生如同白驹过隙，眨眼间就过去了。我现在三十多了，可仍然一事无成，怎么才能实现普济天下苍生的愿望？我心意已定，一定要向老君学习道法，您就不要再阻拦我了，告诉我怎么去吧。”

老人无奈，只得细细向他讲解如何前往香炉峰。李玄连声道谢，头也不回地匆匆上路了。老人望着他远去的身影，深深地叹了口气。

山路果然艰险。有的地方仅能容双足站立，一边就是万丈深渊；有的地方尽是光滑的大岩石，根本无法攀登，只得绕远路过去。树林里不时有野兽低低的嗥叫和鸟儿冷冷的啼声传出，让人汗毛直竖。好在李玄心意已决，不畏艰辛，只管步步向前。

走了一上午，李玄早已筋疲力尽，见前面有棵大树，便到树下



歇息。忽然感到背后一阵阴风刮起，草木摇动，鸟儿惊飞，回头一看，只见一头毛色斑斓的老虎正在不远处盯着他，两只眼睛眨也不眨，仿佛在看丰盛的午饭似的。李玄这一惊非同小可。他抓起齐眉棍往后一跳，摆出打斗的架势，心里却直犯憊：自己如何是这猛虎的对手？虽然老虎一般不会主动伤人，可如果这头老虎凶残成性怎么办？好多上山的人不是给吃了吗？老虎并不移动，仍是瞪着李玄。李玄也不敢动，一阵阵冷汗从脸上、背上滚下来都没感觉到。老虎和他对峙片刻，忽见一只羚羊跑过，就怒吼一声追羚羊去了。李玄赶忙重新上路，这才发现汗水湿透了衣襟。

下午，他终于登上了莲花峰，香炉峰已遥遥在望。出乎意料的是，通往香炉峰的天生桥却平坦而宽阔，两人并肩而行也绰绰有余。李玄轻轻松松地过了桥，终于在黄昏之前来到了香炉峰顶。

夕阳将落，暮色四合，远山群峰朦朦胧胧，天空仿佛触手可及，万物都沉寂在这浑厚的寥廓之中。

李玄双膝跪下，暗自祷告：弟子李玄历尽艰苦，求仙师收我为徒，侍奉左右，耳提面命……祝辞尚未说完，只见峰下飞起一朵青云，上面站着一位仙长，羽服道冠、飘然出尘，正是他在小城中所遇的太上老君。老君说：“李玄，你一片苦心我已知道，就收你为徒吧！”李玄喜出望外，正要磕头，忽然发现自己已置身云中，飘飘荡荡地随着老君向石崖飞去。

李玄欣喜若狂，如同置身梦境。只见前面平整光洁的石崖自动缓缓开启，宽敞的洞府已在眼前。洞府里几十个道童正在屏息凝神、观看经书。老君对他说：“去见过众位师兄。”李玄连忙上前几步，向着一个瘦瘦的道童施礼道：“师兄。”抬头一看，那师兄赫然变成了一只狐狸，毛茸茸的脸庞和尖利的白牙看起来分外可怕，他这一惊非同小可，四处一看，其他师兄有的是狼，有的是獐，还有豹子、熊、狸……而太上老君也变成一头青色的牛，那青牛笑说道：“小的们，点上灶火架上蒸笼，大王我今天要吃个清蒸的！剩下的自会赏给你们，你们不知道吃他的肉有多少好处呢！”

小妖们乱哄哄地答应，两只狼怪过来，把李玄捆得结结实实。青牛精得意洋洋，对目瞪口呆的李玄说：“实话告诉你吧，让你死个明白。那些求仙的傻瓜都是我手下小喽啰骗来的，这儿山羊、马鹿多得很，老虎很少吃人。你是我亲自驾云两千里找到的，果然你千里迢迢前来送死，哈哈哈……一会儿吃你下肚，不仅固本培元，大有裨益，可更助长道行、妙幻无穷，你就乖乖地等死吧。”

一只狐狸插话道：“既然如此，大王怎么不把他顺便捉回来，岂不省事？”

青牛精喝道：“糊涂东西！你知不知道他和太上老君有师徒之缘，我捉他来，若是被老君察觉，咱们就麻烦了。别说老君亲自出马，就算派个童子来也难以抵挡呀。现在他自己送上门，神不知鬼不觉，让他把师徒缘带到下辈子去吧！”

说话间小妖们已安排停当，一齐把李玄放进蒸笼里，盖上了盖子。不多时，李玄就感到酷热难熬、呼吸不畅，全身血液像要沸腾起来似的。他长叹一声：想不到一心求道，却死于妖魔之手。忽然眼前白光一闪，只觉周身清冷，不觉已置身于云头之上，只见一位黄衣道童骑在青牛背上，正朝他笑呢。那道童说：“李先生受惊了。这畜生是圣师老君座下的青牛，数月前偷偷溜走，我四处寻他不得。想不到他居然隐藏在离老君洞府朝阳峰咫尺之隔的香炉峰，真是狡猾。老君爷爷让我转告你，你一心向道，总有机缘相见，不必着急。你可以先行善积德、静心修炼、帮助世人。”说完，黄衣童子驾云骑着青牛缓缓而去，云团把李玄托到半山腰才散开。李玄遥望着高耸入云的朝阳峰，心中充满了向往。

原来老君这天静坐，忽然感到心头略微一动。稍一凝神，便已对李玄面临的险境了如指掌。他吩咐黄衣童子：“青牛溜出去淘气惹事了。快带上金锁银绳和北海冰珠，去搭救李玄，牵回孽畜。”

那蒸笼中的沸水热气，正是被北海冰珠一照，便霎时变冷，而李玄也是由于黄衣童子轻轻一托，才上了云头……

却说李玄寻访太上老君受挫，无可奈何，下了华山，便在靠山村住下，教一些村民的孩子认字，当起了塾师。这里位置偏僻，村民贫困，只能收取极少的学费，好在他满足于勉强糊口，心思仍然放在勤修苦练上，所以并不愁闷、消沉。他顺便也教点拳棒，这倒更受欢迎，连邻村也有送孩子来学的。为什么？因为这些村庄都靠近荒山野岭，行路、打柴，有可能碰上豺狼，稍稍懂些武功，腿脚利索，可以防身。

靠山村远离千良县城，方圆一带的田地都属于千良县里的首富曹家。曹家祖上做过官，置产买田，留传下来。现今只有兄弟两人，兄长曹友，生性孤僻，只爱读书，不管俗事。父母早亡，房屋田产，都一向由兄弟曹景掌管着。他们原先还有个妹妹曹姍，幼年随大人上街看花灯失散，下落不明。曹景刻薄成性，精于盘剥。他有时亲自下乡收租，带着恶奴打手，耀武扬威，佃户背后都称他曹太岁。这些情形，李玄来到靠山村后，虽有耳闻，但从未亲见。

这天傍晚，他正在场院里伸拳踢脚，教孩子们举石担、舞木棒。突然，篱笆墙外面传来惊慌的喊声：“不好了！”“老虎！老虎！”“张仁孝家的两只鸡被老虎咬死啦！”

孩子们住了手，停了脚，不知所措。李玄说：“我去看看！”随手抄起齐眉棍，冲出篱笆门，寻声跑去。

孩子们见他这样，也都胆子大了，抓起木棒、扁担什么的，一窝蜂地随后赶来。

李玄跑得飞快，已经看到一头毛色暗黄的老虎，正朝村口蹿去。有两个老汉迎面遇上，吓得大呼小叫，扔掉锄头，翻过栅栏，逃得没了影儿。那老虎呢，也吃了一惊，转过身来，却发现李玄持棍大步追近，又慌得转过身去，拼命往村外跑。

李玄这才发觉，老虎后面的右腿是瘸的，着地无力，所以颠颠的，跑得并不怎么快。他大喝一声：“畜生，往哪里逃！”他双脚紧赶几步，齐眉棍一撑，顺势纵身一跃，揪住虎尾，使劲一抡，那老虎竟



被摔出去丈把远，跌倒在地，连翻两个跟头，侧卧在那儿，嘴里直喘粗气，一时间动弹不了，那条右后腿还在异样地颤抖个不停。

李玄捡起齐眉棍，一个箭步，蹿到老虎身旁，就势举起棍要砸，但看到兽中之王的老虎这副可怜相，不由心中一软，荡开棍子，猛地去揪老虎的颈皮。果然，老虎连挣扎的力气也没有，口中吐出白沫来。

这时候，孩子们已经纷纷赶到，见李玄揪住了老虎，便精神大振，扁担、木棒齐下，又是脚踢又是拳打。李玄自己松开了手，但要拦住孩子却也难。这时，一群年轻胆大的村民也拿着锄头铁搭搭等农具追来了。他们可比孩子力气大得多，锄头铁搭齐落，砸得老虎吼几声，一会儿就咽了气。

越聚越多的村民，尤其是孩子们，欢呼起来，异口同声地夸赞李玄武艺高强，打得老虎像只半死不活的老猫，使大家能够近前，猛砸猛打，出气解恨。

李玄心里明白，老虎是既凶猛又多疑的，一般情况下，不会闯到村子里来与人为敌，这显然是头病虎，不知怎么的，一条腿又受了伤，瘸了，在山上林间，追不上灵敏的兔子，抓不到善跑的山羊，饥饿难熬，才铤而走险，溜进村来，想捉些鸡鸭之类，填填肚子。不料，刚咬死两只鸡，就听见屋主人惊慌地大叫大喊，它乱窜乱逃，如今落得个死于非命的下场。

他心中不由得升起一种又似怜悯又似自咎的感情。但这时候，不容分说，大家把他当做打虎好汉，兴奋地高高抬起，送回家里，热闹了好一阵才散。

这件事情，越传越远，越传越神，连千良城里的茶坊酒肆也有人在津津乐道，而且传进了首富曹景的耳朵。

三天后，胖总管奉曹景之命，来到靠山村向李玄传话，说：“嗨，打虎好汉，你时来运转了。曹二员外命你随我进城去，面试武艺。他有意抬举，要把你留在府中，没准儿还能和我平起平坐呢。”



李玄抱拳拱手，答道：“请总管回复二员外，李某一介寒士，偶然侥幸，和众乡亲一起打死了一头瘸腿的病虎。多谢二员外抬爱，但李某已习惯于过茅舍陋屋、粗茶淡饭的生活，只能心领，无法从命。”

胖总管见他既不让坐端茶，又一口拒绝，不禁大为不满和扫兴，又见佃户们闻声围拢来，更觉得丢了面子，于是扔下话：“李玄，你以为自己真是什么英雄好汉？呸！我家二员外会叫你知道厉害的。”说罢转身就走。

村民们替李玄捏了一把汗，纷纷提醒他小心些，那胖总管阴着呢，那曹太岁狠着呢，但李玄并未把这事放在心上。

胖总管回府禀告曹景，添油加醋，说李玄非但不愿意前来，而且极其傲慢，甚至口出狂言，说他在村口降了虎，还要到城里来，在太岁头上动动土呢。曹景听了，暴跳如雷，吼道：“不识抬举！咱们找个机会，整治整治他。”

这天下午，胖总管带着一帮家丁进村，挨门挨户，催租逼债。那孙寡妇，上有卧病的婆婆，下有年幼的女儿，一家人饿得皮包骨头，根本交不出租，还不了债。胖总管要抓走她的女儿，孙寡妇抱着女儿的头，哭成一团，婆婆在床上晕过去了。围观的乡亲，有陪着抹泪的，但没人敢上前说话。

喧闹声引来了李玄。他过去劝胖总管手下留情，宽限数日。胖总管冷笑着说：“打虎好汉出头了，莫不是看上了孙寡妇，要替她还债？行！废话少讲，拿银子来！”

李玄又气又恼，血往头上涌，忍不住骂一句：“狗仗人势！”伸手一推，那胖总管便险些儿跌倒。

他一声吆喝：“打，打这个硬出头的！”家丁喊着嚷着，有挥拳的、有抡棒的、有舞刀的，一拥而上。李玄大喝一声，出其不意，夺过一把刀，纵身跳到空旷处，摆开架势迎战。众家丁团团围住，乱打猛砍。李玄左挡右闪，毫无惧色，不时还能出手回击。佃户们都只是远远地看着。李玄暗暗叹息：他们敢帮着打老虎，却不敢惹

财主手下的恶奴哇。

时间一久,他感到渐渐支持不住了,猛地跳出圈子,飞奔而去。

胖总管喊一声:“追!”带领众家丁,紧追不舍。

李玄明白,再也不能在这里存身了。他跑回屋里,扔下刀,拿起自己的齐眉棍。听得喧嚷声已近在门前,便东西也来不及收拾,跳出屋门,抡动得心应手的齐眉棍,迎上去又是一场恶斗。

李玄毕竟武艺平平,这班恶奴人多势众,在胖总管的吆喝催促下,越打越狠。李玄朝村后跑,上了山坡小路,边打边退。胖总管大喊:“别让他跑了,抓不到活的就往死里打!”

有个恶奴,冷不防扔出了斧头。李玄正用齐眉棍拦挡一刀一棒,避让不及,右脚被飞来的斧头连皮带肉砍下一块,鲜血喷涌,疼痛难当。他仰天长叹,难道自己就要屈死异乡了?

蓦地,狂风骤起,刮得家丁们睁不开眼,站不住脚,往后倒退。紧接着,乌云蔽日,电光闪射,霹雳声声,撼天动地,更有鹅卵石大的冰雹,砸得家丁和胖总管惊慌失措,哭爹叫娘。

不多时,云开日出,天朗气清,胖总管睁眼一瞧,只见半空中彩云团团,有位老神仙身骑青牛,旁边还有青衣童儿侍立,老神仙指间飞出一道红光,把李玄裹托上去。见此奇景异象,胖总管吓得叩头如捣蒜,大呼神仙饶命,赶紧带着家丁们,抱头鼠窜而去。

这位老神仙,正是太上老君。李玄半卧在祥云彩雾之上,昏昏沉沉。老君举起右手,作抚摸之状,顷刻间,李玄右脚的伤口愈合,连疤痕也没留下,人也清醒了过来。

他在云雾上,犹如在厚厚的丝绒垫子上一般,翻身下拜,深谢老君救命之恩,并且恳求收他为徒弟。

老君含笑说:“你能安于清贫,心正意诚,不畏强暴,舍己救人,自然会有期。”

李玄还想苦苦央求,忽然老君和青牛都霎时不见,自己身下的云团却依然在缓缓飘移。云团托着他,慢慢悠悠地在高空中浮动,越过荒山秃岭、龟裂的田地、干涸的河床。